

總裁訓詞
蔣介石

行的道理

(行的哲學)

正中書局印行

行的道理（行的哲學）

一、行的哲學為唯一的人生哲學。
二、過去所行不發生效果的原因，由於未認清力行的真諦，因而沒有信心，沒有耐心和決心。

三、「行」的本義是什麼？行就是人生。……要效法天行，自強不息。

四、行與動的區別：……動並不就是行，動是臨時的，偶然的，他發的，行是經常的，必然的，自發的。……動有善有惡，行則無不善。……行是繼續不斷的，動是驟作隨止的。

五、真正的「行」是天地間自然之理，是人生本性的天性，有目的，有軌道，有系統。

六、行的哲學無分於動靜，行是恆久的不輟的。宇宙皆為行之範圍。

七、「行」為「性」之表，與生俱來……人之生也為行而生，我們亦要為「生」而行。

八、行的目的，在增進人類生活，羣衆生命，民族生存，國民生計。

九、「力行」就是革命。

十、革命的動機在救人，革命的本務在行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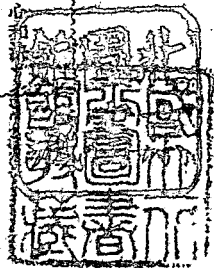
十一、行的要素是「知仁勇」……行的精神就是單純專一，貫徹到底，處危若安，履險如夷，這就是革命的精神。

十二、行的原動力是「誠」，行的表現在創造，在進取，在建設，在完成三民主義的革命。……行的極致就是殺身成仁，舍生取義。

十三、要應用科學的方法，注重「行」的四大要件：

1 必須有起點……要找到着手之點，登諸自卑，行遠自邇，不可越級開始，要從基層做起。

2 必須有順序……定計劃，定步驟，認清時間環境與事件內容，在先確實準備。



3 必須有目的……朝着正大光明的目標與確定的目的做去，不達不止。

4 必須是經濟的……革命力行只是平平實實的行爲，用不着別出心裁的方法，與投機取巧的企圖。

古、革命成功必須要有做無名英雄的志氣，冒險犯難，視作平常，茹苦含辛，行無所事，尤其要不間斷，不中輟，立志有恆。

聖、篤信。總理行易知難的學說，從力行中去求得真知。……「能知必能行，與「不行不能知」的意義。……唯有篤行纔是力行，唯能力行纔無所謂難事。

六、祇要我們立定決心，抱着熱誠，照着我们信仰去力行，則抗戰必勝，建國必成，亦必容易達到我們革命的使命！

各位同志：

我在民國二十一年有一篇「自述研究革命哲學經過階段」的講演，其中有兩段重要的話：（一）是說明致知在於力行，我說：「宇宙間除物質以外還有精神，承認精神的存在，便承認心意的存在，有心意便有良知；不過有了良知要能致，如何致良知，即是行，即所謂實現良知；如此所謂良知，纔不致於落空，纔不會流於空疏的唯心論者和機械的唯物論者。」（二）是說明行的哲學與革命關係的重要，我說：「古今來宇宙之間，只有一個行字纔能創造一切，所以我們的哲學，唯認知難行易爲唯一的人生哲學，簡言之，唯認行的哲

學，爲唯一的人生哲學。所以我們要完成國民革命，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，只有實行「總理知難行易的學說。」

自從我提出「行的哲學」這一個名詞以來，自從我提倡力行爲革命者必循的途徑以來，我們同志中間確實已受到多少影響，我們力行的精神提高了。不論在部隊裏，在學校裏，在政治方面和社會方面，都漸漸改變了從前沈滯不進的狀態，打破了徬徨煩悶的心理，大家一齊起來去力行。這本來是我提倡「行的哲學」的本意。可是我留心觀察我們「行」的結果，實在不能使人滿意，大概說起來，不外有幾種現象。一種是祇是行，而沒有認清楚我們爲什麼要行，以及我們怎樣的去行，結果成爲古人所說的「冥行」。另一種則是進行非常勇銳，開始非常積極，但是受不起挫折，經不起困難，遇到行不通的時候，不是說環境太壞，就是怪他人不好，於是激昂一些的便與人鬧意見生摩擦，和平一些的便因此灰心，結果弄到本題拋荒而生出無謂的枝節，不然就根本沮喪，流於消極，成爲其進銳者其退速。更有一種則是看見人家動起來了，以爲我們唯有以動制動，跟着他也動起來，專爲應付一時的方便，而忘却我們本來的立場和目的。我考究這種種現象之所由發生，不能不說是我們

同志沒有認識力行的真諦，沒有認清楚什麼是「行」的意義和性質，因而沒有決心，沒有信心，更沒有耐心的緣故。

照我個人從實際經驗中所得，我以為我們第一步要分清楚「行」和「動」的區別。我們中國的文字因為是單音字，所以一切名詞多半是兩個字連起來。譬如現在我們常常說的「行動」一個名詞，實際就祇是「行」字，這個「行」字所包含的意義，要比普通所說的「動」廣博得多，我們簡直可以說「行」就是「人生」。通常往往將「行動」二字和「思維」相對立，或是和「言論」相對立，其實廣義的講，所謂「思維」和「言論」，祇是「行」的過程，原是包括在「行」的範圍以內，而並不是列於「行」以外的。人生自少至老，在宇宙中間，沒有一天可脫離「行」的範圍，可以說人是在「行」的中間成長，由「行」的中間而充實了人格，而提高了人格。一切聖賢英傑，革命志士，因為能有目的有決心的去行，所以能達到他們的志願，完成最高尚的人格。我們要認識「行」的真諦，最好從易經上「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」一句話上去體察。因為宇宙最顯著的現象，亦即是宇宙萬象所由構成的，就無過於天體之運行。易經上的註文說：「天行一日一周而明日又一周，非至健者不能，君子法之，以自強而不

息。」這裏所謂健，就是歷久不磨，經常不變的意思，最剛強也最持久，而且是最貫徹圓滿；吾人取法於天體的運行，就自然奮發興起，驅勉不輟。明白了人生在宇宙的地位和價值，而行乎其不得不行，這樣就必然做到至誠專一，態度極其自然，而步驟極堅定的地步，一天的向前進取，這就是中庸所說的「至誠無息，不息則久」。宇宙人類所以能永遠生存，能不斷進步，全賴有此。

因此我們可以明白：「行」與「動」是不同的。「動」並不是「行」，而「行」則可包括某種的「動」在內。行是經常的，動是臨時的；行是必然的，動是偶然的；行是自發的，動則多半是他發的；行是應乎天理順乎人情的，動是激於外力偶然突發的。所以就本體言，「行」較之於「動」更自然，更平易；就其結果和價值來說，動有善有惡，而行則無不善。行是繼續不斷的，動是隨作隨止的。拿一個譬喻來說：「行」譬如川流不息的現象，孔子所謂「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晝夜」，最足以闡明力行不輟的意義；「動」則好比石激水，將石子投下去了，水就激動起來，經得猛烈的時候，水勢跳躍，「可使過顛」，其勢是很洶湧的，可是過一下子，這種他力因抵力而消失了，就可以停止下來，所以動是臨時的，正因為動是他發

的。我們固不能說所有的「動」都是壞的，但至少可以說「動」的價值沒有像「行」的價值來得大，或者可以說「動」是低級的，而「行」纔是高級的。我們通常說的「衝動」是一種本能的反射，所謂「盲動」「亂動」乃至於「暴動」，都不外是由於外來的刺激，或他力的「發動」而起。唯其不是自發的，所以沒有軌道，沒有自覺基礎，沒有一定的方向和目的，祇是動一下子，也不問他的結果如何。這樣的動作，動的時候也未始不活躍，動的力量也未始不浩大，可是因為沒有理性作基礎，不是出於自發和自覺，因而動盪一番以後便靜止下來，或是歸於消沉和寂滅。好像一口鐘一樣，要待人去敲，纔會振動，纔會鳴響，不去敲了，就靜寂了。這決不是我們革命哲學所要求的力行，因為這樣的動，是沒有經久效果的，是不能推動人生的。

我們所說的「行」，和一般所謂「動起來」的「動」是斷斷乎不可混淆的。上面已經說過，所謂行，祇是天地間自然之理，是人生本然的天性，也就是我所說的「實行良知」。雖然一般用語上有所謂「暴行」和「妄行」，但這是指行爲的結果而言。這種行爲，就因為沒有把握住「行」的真意義，祇是發於人欲的衝動或邪說的煽動，所以祇能認為是一種「動」而不是我

們所說的「行」。凡是真正的行，它必然是有目的，有軌道，有步驟，有系統，而且有一「反之於心而安」的自覺，它必然是正軌的經常的，是周而復始繼續不輟的。拿地球旋轉來說，我們認真的說，就不能說地球是在那裏動，地球的且旋且繞，最能表透出這種現象的實在是我們古時習語之所謂「運行」。所以我們廣義一些來說明行的本體：它總是有正軌有行程的。在人類的全生活中，凡是生存，成長，發展，以及某階段與階段間的銜接，後一段與前一段之間的準備與補充，無不是行。我們經常生活的寢息食作，都可以包括於行的範圍以內，行的意義，是不分動靜的。整個的行程中間工作是行，游息也是行，作專是行，修養也是「行」。「動」與「靜」在字面上是對立的，現時流行的所謂「動」幾乎絕對否定了「靜」，因之，就不承認所謂安定的重要。實在就真理來說，「定而後能靜，靜而後能安，安而後能慮，慮而後能得」，可見靜的作用，也是有積極意義的。我們所說的行的哲學，就無分於動靜。在跡象上看，雖然是有動有靜，但在整個進程中，向外表現發展的時候，固然是行，生機潛蘊成長的時候也是行，祇要是合乎天理，順乎正軌，動亦是行，靜亦是行。宇宙與人生，無時而不在行進之中，我們為改善人生而力行，應該認識行是經常的和恆久

的。力行中每一階段，或著或隱，無一不在行，亦無一刻是真正休止而不行，亦可以說宇宙皆爲「行」的範圍。「行」與「動」應當分別清楚，行是循着軌道朝着目的和方向，繼續不斷，川流不息地，無時無刻，不在他進程之中向前行進的。

說到這裏，我再將行的本義以及行與人生的關係說一說。古人說：「性與生俱來，」我以爲「行」爲性之表，所以「行」亦與生俱來。人生在孩提時，一出世就能啼笑飲食，稍爲長大了，就知道視聽言行，等到長成以後無分智愚，總是求生存，求進步，求發展，換一句話說，就是合乎人生的需要。這種種都是「行」的表現，亦就是與生俱來的良知良能。而且我以爲人生本性，並不是好逸惡勞的，我們毋寧說勞動與工作乃是人類的天性。我們如果把一個手足活潑的人閑置了起來，不許他行動，不給他一點事做，這個人必定會感覺到十分痛苦。又如工作中所得到的滿足和安慰，助人成就一件事業時的愉快，這也是稍有知識的人所一般具有的。我國沿海一帶的土語，對於農夫工人的勞作，都叫做作生活，「你今天做了生活沒有？」就是問你作了工沒有。我們人生除非是一無能力，有能力就必然要求表現，而且要在利他方面去表現。替別人盡了力，就是小孩子也覺得滿懷得意，即使沒

有人誇讚，他自身也覺得非常安樂。由此種種可以證明，人之生也，是爲「行」而生。抑
麼，我們的「行」，也應當爲生而「行」。我們生而有良知良能，一般人自幼到老，孜孜兀兀
，小一些說無非滿足自己生存的慾望，充實自身生活的內容，推而廣之，就是要爲家族，
爲鄉里，爲社會，爲國家，爲全人類有所表現或貢獻。因之，我們可以明瞭所謂「生」就是
爲人類生活，羣衆生命，民族生存，國民生計而「生」。所謂「行」也應當爲人類生活，羣衆
生命，民族生存，國民生計而「行」。人和禽獸的不同，就在於此。古人說：「民之秉彜，
好是懿德，」所謂「懿德」就是自立和立人，這是生民從天性上就具備了仁愛的德行，所
以我說「行」是與生俱來的。

明瞭了行的本義以後，我們要探究行的精神和行的極致。同樣是人生，爲什麼有的成
就了救人救世的志願而造成了萬世崇拜的德行，有的不免爲低級慾望所驅使而造成了害人
害己的敗德亂行，這就是由於教育與環境不同的緣故。古人說的「物慾」，就是只求佔有而
不重創造，只求享受而不求貢獻，拿總理訓誡的話來說，就是「以奪取爲目的而不以服
務爲目的」，這種敗德亂行，是人羣進化的障礙，是我們革命同志所應竭力避免而且應努

力掃除的。須知革命的動機是救人，就是利他而不是利己。革命的本務，是「行仁」，就是愛人，而不是害人。我們以革命與「力行」爲天下倡，就是要造成普遍的風氣，恢復人類的本性，亦就是要恢復我們民族固有仁愛的德性。我們不問自身的資性如何，和過去教育環境如何，以及所受不良習染的深淺如何，大家都要當下覺悟，知道行的本能是與生俱來的。聖賢豪傑救人救世的義行，祇是日用常行的擴大。我們也是天地父母所孕育的一個人，祇患不行，決不患其不成。我們要遵循知仁勇三達德來實行我們人生的本務，就是 總理所說的「聰明才力愈大者當盡其能力以服千萬人之務，聰明才力略小者當盡其能力以服千百人之務，至於無聰明才力者，亦當盡一己之能力以服一人之務」，所以不論是上智的安而行之，不論是中人的利而行之，不論是資性稍次的勉強而行之，祇要我們由力行而增進我們利他的本能，祇要我們真純專一永不退轉，那就必能達到我們人生「行」的目的，而且這種行，是必容易成功的。我們更要知道所謂「行易」並不是不勞而獲，無爲而治的意思，亦決不是一帆風順，毫無阻礙的。橫在我們人生途中的，正有很多的危險和無數荆棘與障礙，我們力行革命，是有許多地方必要冒險的，而且要決心犧牲的。但是古今來鑿山治水

的巨大工程，騰空鑽地的偉大發明，旋乾轉坤濟弱扶傾的革命工作，都是我們人類力行所成就。所以問題完全在我們有沒有貫徹始終的決心和自強不息的精神。如果有此種精神，那末，無論遇到什麼危險，就能「處危若安」，「履險如夷」。凡是常人所視為困難危險的事，真正的革命黨員，就以爲是平常之事。這就因爲他有「行」的精神，這個「行」的精神，就是革命的精神。只要是他分內之事，只要是他主義信仰和職責所在，就是到了顛沛流離，乃至赴湯蹈火的時候，亦能泰然自如，無所謂難，更無所謂畏，這樣的去行，還有什麼不容易呢？因之，我們「行」的出發點，祇要是發乎天性，出乎至誠，是利他而不是利己，是救人而不是害人，那末所謂「誠者物之始終」，開始的時候，就已伏有最後成功的因素，循此而行，前進不輟，就不見有什麼難行之事，亦決沒有不成功的道理。所以我們行事，只要以至誠去力行，就必能篤行實行。唯有篤行實行，纔能算是行。這樣的行，纔能事事精益求精，實事求是，且必始終專一，貫徹到底，就決不會有粉飾張皇，苟且敷衍的習氣。這樣的力行，纔能不畏難。唯有不畏難的去行，就覺得「行易」。所以只有力行，才是「易行」。不然好逸惡勞，畏難却願，不肯動手，那就無事不難了。所以古人說，天下無難

事，天下無易事，就是這個道理，我所說的「平時即戰時，戰時即平時」，亦就是這個道理。其次要研究我們行的目的是什麼，這我可簡單總括的答覆一個「仁」字。我們所行的就是在行「仁」。仁是本乎大公，出乎至誠。所以知之出乎誠者必智，行之出乎誠者必勇，智者之知必知仁，勇者之行必行仁。而且其行必篤，其知必致，其知其行，斷無不成。古人所謂「誠者成也」，又謂「不誠無物」，就是此意。若以物理學言之，人生之誠，就是電子之熱。電子無熱就不能生電力，沒有力就不能生電光。如果人生沒有「熱誠」之誠，則知仁勇三達德，也無從發生，無從表現。沒有知仁勇達德之力，來實行三民主義，那麼主義也必不能完成。所以我們要發揚三民主義的光輝，亦必要有出乎至誠的國民革命的行動，然後纔能實現。誠是從什麼地方發出來的呢？簡單說：「能公必能誠。」我們國民革命的宗旨，就是要打破個人利己主義，而要救最痛苦的人民，最危急的國家，就是以利他為目的。所以我們今日要完成主義，要盡人類一分子的責任，求得人生最完滿的境界，我們的所作所行，皆要本乎至誠。如此，我們所貢獻的勞力，所貢獻的智慧，乃能創造，能進取，能建設，能有意義；乃能把定天下為公的民生哲學，確定了思想，認清了方向，就我們的本性

，發揮我們的良知良能，決心力行，坦白勇敢，一往無前。充其行之極致，就是殺身成仁，舍生取義，亦是甘之如飴，無所畏懼。古人所謂「有殺身以成仁，無求生以害仁」，這是我們力行的本義。這樣力行，就是革命。亦唯有真正革命的行為，方能表現力行的意義。這就是我們革命者爲實行三民主義救國救世惟一的精神！總之「誠」是行的原動力。有了誠，就只知有公，不知有私。有了誠，就是一心不亂的去行仁，不知道有什麼艱難和危險，很平易的做去，做到成功爲止。總理「知難行易」的學說，在革命運動上的意義，亦就在於此。

以上大概說明了行的本義與內容。我們的職務地位和工作種類各各不同，但是爲實踐人生本務，完成革命目的，我們沒有一個人不應該力行。然而我們力行的時候，應該要知道「行」有「行」的法則。所以必須具備下面的要件：（一）必須有起點，（二）必須有順序（亦即有系統，有條理，有計畫，就是科學的），（三）必須有目的，（四）必須是經常的恆久的。所謂有起點，就是說我們在規定計劃之始，要找到從何處着手，是最自然最便捷最容易收效。我們求學是如此，做事是如此，革命力行也是如此。古人所謂「登高必自卑，行遠

必自邇」，這卑與邇，就是起點的一種。如果起點選擇錯誤了，雖然認定了方向，也終於不能達到目的地和終點的。又如做一件工作，只知好高騖遠，忽近圖遠，或想投機取巧，單從中途截取一段，越級開始，而不從基層工作着手做起，這是決不能有所成就的。所謂有順序，就是說我們不能祇憑血氣之勇，或是激於一時的意氣而去行。這樣的行，到了中途，必然會遇到始料所不及的阻礙的。遇到阻礙了，事前沒有準備到，我們就會倉皇失措，於是明明是行，而結果就會變成盲動或暴動。所以我們在未行之始，必須確立計畫，規定順序，一切要有預備，要有估計，而且所定的計畫，更必須注重時間與空間，確定其數目和質量。既定之後，很安詳的照着去作，隨時進行，隨時檢查，自然能日起有功。我們能預定計畫，就會在實行之先，認清時間和環境，認清質量和數字，分析本身的內容，事事照到科學的原則，應用分工合作的方法，而因時因地因人因事各得其宜。有了順序和步驟，就不致先後倒置，凌亂失次，緩其所急，急其所緩。就可以穩重確實，做一天有一天的效果，行一步有一步的進程。這樣，我們就不會有所謂行不通的事，也不會有行不通了而灰心下來。所謂有目的，就是說我們必須有正大光明的目標。目標確定了，朝着這個方

向，灼然不惑的向前做去。我們無論擔任或大或小的工作，必須在總目標之下定出我們工作的目的，就是說我們要做到怎樣纔算完成。我們每件工作入手之始是起點，而目的就是我們這件工作的終點。我們要抱定目的，一心力行，不達目的，決不中止。最後所謂必須是經常的恆久的，這個意義更爲重要，我在開始時說明「動」與「行」的區別，主旨就在於此。我所謂經常的力行，就是說「行」的本身，應該是正軌的，就是要有程序的，要有目的的。這種的行，就是革命之行，這種行的力量，就是革命的力量。換言之，革命的行動，是始終無間貫徹到底的。革命的力量是日積月累，自強不息的。這樣的行，纔是我們民族固有的德行。遵守着這個德行，必能恢復我們民族固有的道德，亦惟有這樣的力行，纔能恢復我們民族固有的地位，完成我們國民革命的任務。須知我們革命建國是堂堂正正的大道，是順乎天理應乎人心的行爲，決不是什麼出奇取巧的舉動，也用不着別出心裁的方法，更不可有投機取巧，害人利己的私圖。我們有的是非常的精誠，但做的却是正常的事業，而用的還是科學的方法。凡是背理滅性，超越常情的行爲，和不合科學不合邏輯的方法，結果只有橫生障礙，害人自害，決非革命的行爲，亦決不能成功的。古人說：「庸德之行

，「這個「庸」字就是普普通通，平平實實的意思。我們要革命，必須力行，要力行不輟，行之有效，就要確認我們的力行是經常的努力，不是非常的舉動。而且唯其是經常的，所以能夠是恆久的，亦唯其是經常的，所以必然是容易的。曾文正說：「辦事無聲無臭，既要精到，又要簡捷。」所謂無聲無臭，並不是槁木死灰，乃是十分篤實，十分誠樸，自甘踏淡，絕不誇耀矜張的意思。我們要革命成功，要有自居於無名英雄的志氣，冒險犯難，視作平常，茹苦含辛，行所無事，這樣纔能夠接近民衆，救濟人類，我們的革命事業，纔是可大可久，我們的工作，纔能持之以恆。總之，我們要事業成功，必須不間斷，不中輟，不達目的決不終止，生活一天，力行一天，循着自然的道理，和人生的本務，埋頭做去。曾文正立志箴所說：「棄天而佚，是及凶災，……一息尚存，永矢勿諼，」就是說我們要立志，就要矢勤矢勇，不好辜負天賦，自甘荒佚。有恆箴更說得透徹，所謂「德業之不常，日爲物遷，爾之再食，曾未聞或愆，」就是說你每日三餐，普通飲食倒不會失時，何以做事反要爲外物所遷而間斷中輟呢？我們真要達到有志竟成的目的，就不可不以立志有恆自勉，這立志有恆，就是「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」的真意。

上面是說明我們如何力行的要旨。最後我要提示大家，我們總要篤信「行易知難」的學說。我們要知道力行之效，是從「能知必能行，不知亦能行」的認識上出發的。革命大義，本來如日月經天一樣的明白，我們體會得愈確實，那末實行時必愈勇敢，而且一切方略程序，總理都已經爲我們詳細的訂定了，我們祇須按照方略，依着實行，各就性行學識之所宜，確定計劃步驟，本乎良知良能，竭盡我們救國救民的本職，勇往積極的去做，就必然能達到目的。我還可以補充一句，要解決「知難」的問題，也唯有從力行中去求。

總理說：「能知必能行，」我還要續一句「不行不能知」。因爲我們都是後知後覺，我們除了基本的革命大義以外，所知的實在有限。因此我們一方面固然應當竭力求知，同時還應該從力行中去求真知。凡是我學問經驗中認爲已經獲得的知識，如果不是經過實行而證明爲有效，就不能斷定所知者果爲真知。所以我們一切的事業，必須實行而後始有真知，也唯有能行而後能知。大學所謂「至於用力之久，而一旦豁然貫通焉，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，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」，這就是力行的效果，也就是革命成功的方法。如果經過實行或實驗以後，而我們所得的知識，所用的方法，證明爲不能見效，我們就可以察

覺從前所認爲已知者，其實不是真知，這樣我們就可以擴充我們知識見解的範圍，就與獲得真正的知識一樣，所謂「不知爲不知，是知也」，有所捨就必定有所獲，世上最確實的求知方法，就無過於此了。我深深感覺到抗戰建國革命事業的艱鉅，我又感於我們同志近來志願力行的踴躍，今天特地將力行真諦，和如何力行始能成功成德的道理，貢獻給大家。希望大家認清要旨，立定決心，勿爲動盪的現象所搖惑，勿與盲動或亂動相混淆，即行求知，不懈不輟，慎思明辨，貫以篤行。中庸上說：「有勿行，行之勿篤勿措也，」所謂篤就是貫徹到底，完滿達成的意思，像這樣的篤行，纔能說是力行，亦纔能算是革命。我們同志照我上面所說的道理切實反省一番，就知道我們從前一般所行的，不是真的行，就不是力行，所以我們事多不成。唯其我們不會真正的力行，所以要視革命事業爲畏途而認爲難行。那裏知道革命並不是難行，祇是我們沒有決心，沒有熱誠去力行，沒有堅決的信仰去篤行的緣故。古諺說「天下無難事，只怕有心人」，又說「事在人爲」，這二句話是我們幾千年來民間傳說的老話，這就更可以證明「知之匪艱行之唯艱」只是對於空疏怠惰的惡習慣的「一句箴言，而」行之匪艱」却是我們民族普遍認識的真理。所以我們以後革命立業，無論抗

戰，無論建國，祇要下定決心，祇要抱着熱誠，祇要照着我們信仰去力行，我敢斷言，抗戰必勝，建國必成。而我們革命的使命，必能容易達成，亦就可不言而喻了。

#10
442481

442481

